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八

八關齋會報德記

幢八面高一丈一尺四分廣二尺五分每面

五行行二十八字正書在歸德府南門亭內

有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金紫光祿大夫前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

顏眞卿撰并書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

有唐大歷壬子歲宋州八關齋會者此都人士泉文武

將吏朝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
御史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徐向等奉爲河南
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
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頃疾
良已之所建也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
竭忠而精貫白日和衆必資於寬簡安人務在於撫柔
膺期運以傑出含醲厚下正直率先挺孝而德感生人
況武藝絕倫英謀沉祕所向而前無强敵日新而學有
緝熙故能毁天子之邪讎蒼生之望有日矣羯胡搆逆
公以平盧節將佐今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州

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權忠臣圖己令
公佐南德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銑公斬
德信走從諫遂并其衆而報焉　肅宗大悅拜公
鴻臚卿再襲敬釭於鄆州加中丞討劉展于潤州斬中
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淄青節度使屬侯希逸自平盧
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為賊所圍副元帥李
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充兗鄆節度破
法子營又討敬釭釭歸順焉史朝義鬭之奔下博投范
陽自縊死廣德元年拜戶部尚書封信都郡王　上
幸陝公首末扈從都知六軍兵馬毎食宿公皆躬

自省覲　上感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止

二年拜汴宋節度遷兵部大歷　二年加右僕射封母清

河張氏爲趙國夫人妻信安郡王禕女爲涼國夫人太

夫人慈和勤儉睦于親□□□純孝居常不離左右閑

讀書史或時疾病公輒累月不茹葷家中豐藏不絕仍

造崇夏寺聖二寺以祈福祐□三年兼判左僕射知省

事加太子太師公德厚量深勞謙重慎功既高而心益

下位弥大而體益恭故遠無不懷迩無不肅今夏四月

忽嬰熱疾沈頓累旬積善降祥勿藥遄喜魘犬之亂悉

皆棄捨姦帥感焉無復乜□□展之內咸儀歡欣睢陽

之人驕肆尤甚乃咨于州將曰昔我公之䧟賊也下弊
邑而首誅德信李岑之見圍也破其黨而克保城池是
即我公再有大造于弊邑矣微我公之救恤則皆死於
鋒鏑入於煎熬矣□□□尚何能保完家室嬉戲鄉井
者乎不賚齋明何以報德徐君悅而從之來五月八日
首以俸錢卅万設八關大會飯千僧于開元御藍將佐
爭承唯恐居後已而州縣官吏長史苗藏實等設一千
五百人爲一會鎮遏團練官健副使孫琳等設五百人
爲一會□□□耆壽百姓張烈等設五千人爲一會法筵
等供攸塞於郊坰讚唄香花喧塡於晝夜其餘鄉村聚

落來往舟車闐風而靡督自勤聳惠而怵先胥懋者又
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深德風汪濊則何以感人若
此其至者乎眞卿叨 按好仁 飽承餘烈覩茲盛美益靦
求蒙若不垂諸將來則記事者奚述

唐宋州刺史徐向及官吏奉爲汴宋節度觀察使右
僕射信都王八關齋會報德記 此二行篆書

宣義郎行宋州錄事參軍崔淮
專知官朝議郎宋城縣令田珽
勾字官宣德郎前守汝州梁縣令王良器
篆額宣德郎楚丘縣令田說

顏魯公石幢事

宋州刺史崔倬撰

會昌中有　詔大除佛寺凡銘塑口刻堂閣室宇關於佛祠者焚滅銷破一無遺餘分遣御史覆視之州縣口畏至於碑幢銘鐵贊述之類亦皆毀而瘞藏之此州開元寺先有大師魯國顏公以郡守僚吏州人等為建帥田氏八關齋會銘紀太幢立口文而口幾再尋樣材口口八觚如砥偉詞逸翰龍躍鸞翔時刺史邑宰以口口不可折遂鑿鑿鈌口以仆之蓋三面僅存委埋于土倬大中己巳歲守郡明年嘗暇日訪

求前賢事蹟郗從事涂君因言□曾公石幢索而得
之□壞之下□□失文義乖絕尋繹研究不可復
知意其邑居之中必有藏錄其文者果於前刺史唐
氏之家得其模石本完備炳然輝耀溢目偉自㓜學
慕習曾公書法□不能窺涉其門宇然惜其高□堙
沒遂命攻治□□□□續其炎雖眞贗懸越貂狗相
屬且復瞻仰曾公遺文昭示於後矣大中五年正月
一日叙
副使崔□□判官涂景　推官崔麟
錄事叅□□順孫　□□□□

曹州□□縣主簿□師□儁打石本

鐫字人石從建　高元瞻

八關齋碑唐河南節度使田神功寢疾宋州刺史徐向等爲禳祈報恩者也碑在今歸德州城外僧寺中永樂丁酉秋余得此本每行下闕四字蓋打碑時爲夏潦所浸也東里續集

右顏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遒勁中別具姿態眞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此書不甚名世而其格不在東方家廟下故非餘子所及也記文宋州將吏爲節度使田神功疾愈請禱此猾禪媚驕帥之常亡足

怪者第其時有可慨也蓋載縉鴻漸輩方以因果之說聳人主至引阿脩羅帝釋爲証每虜至禮佛祈禱退則脩八關齋飯僧報謝將帥體解而世風靡矣嗚呼唐之所以終不復振也有由哉弇州山人槀

八關齋會始於宋齊之閒通鑑齊武帝永明元年上於華林園設八關齋胡三省注曰釋之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六不著花鬘瓔珞香油塗身歌舞倡伎故往觀聽七不得坐高廣大牀八不得過齋後喫食已上八戒故爲八關雜錄名義云八戒者俗衆所受一日一夜戒也

謂八戒一齋通爲八關齋明以禁防爲義也金石文字記

八關齋碑去郡城南里許爲魯公碑舊立處崇禎戊寅春碑之址築爲堞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翮遷之碑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八十六字闕七十四字侯方域壯悔堂集

今日叢林以臘月八日四月八日名冬夏結制而設戒期自六戒以下不聞于世然有過午不食之說非即第八戒之意乎金石後錄

八關碑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有風致予向年官汴城于故家得一不斷本後督餉彼中親至碑下見

石尚完好今爲將三十年得宋長公舉揭寄此本乃碑至下段已盡泐落不勝憮然庚子銷夏記

按碑曰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陷思明斬德信走從諫襲敬釭讓侯希逸破法子嘗封信都郡王等事舊史皆無之而新史悉合必歐公得此碑而更定之也新史又謂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飯千桒門追福然七年壬子得疾宋州官吏爲之祈禳至八年卒而朝廷又爲飯僧追福可見當時從信釋氏之深也金石評考

寶刻類編有此碑云顏眞卿撰并書田悅篆額大歷

七年立大中五年崔倬補書在應天劉昫唐書田神功傳云忠朴幹勇當時所稱而叨趙嗣以神功非良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責魯公爲撰爲書蓋以小節掩大功古人不如是矣碑後有刺史崔倬敘石幢事略云云則是此碑毀于會昌刻于大中者也倬實重刻而非補書寶刻類編蓋誤倬見宰相世系表隋義同郿城公榮四世之孫所書有大和六年四月裴度撰文宣王廟記在襄州見寶刻類編　篆額云唐宋口口州刺史徐向及官吏奉爲汴宋節度觀察使右僕射信都王八關齋會報德記是宣德郎楚邱

縣令田說書其篆至步寫徐為徐汳為汴度為度儀
為儀潁為穎唐人之不通篆學如此汳州以水名郎
水經汳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為
獲水地理志滎陽卞水在西南亦但作卞徐鉉注說
文云汳今作汴非是或說隋煬帝避反字故改汳為
汴然則猶飯作飰之屬也今依隸造篆不成字體若
从地里志作卞亦當篆作𢍏字不應下加丶也悅即
神功族子通鑑大歷十四年二月魏博節度使田承
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為才使知
軍事即說是也後為田緒所殺贈太尉見劉昫唐書

德宗本紀中州金石記

右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文字滅沒闕一百九字因以魯公文集校補以便快讀朝散大夫使下闕持節宋州字徐向等下闕奉字左右僕射知省下闕事兼御字之所建也下闕公名字起下闕孝字安八務在于撫下闕柔兇字緝熙下闕故能殿天字佐今下闕右僕射李公忠臣字思明懼忠下闕臣圖已令公字公斬下闕德信走從諫遂并其字副元帥李下闕光弼請公字又討敬釭下闕釭歸順焉史字封信下闕都郡字每食宿下闕皆躬自省視字一年拜

下闕汴宋節度遷兵部大歷二字妻信安下闕郡王
褘女爲涼國夫人字居常不離下闕左右閱讀史書
或時疾字二寺下闕以祈福祐三年字功下闕既高
字忽嬰熱下闕疾沉頓字是郎下闕我公字入于煎
下闕熬矣字徐君從下闕而從之來字開元伽藍將
下闕佐爭承惟字一千五百人爲下闕一字耆壽百
姓張下闕烈等設字又按碑本崙肖巖文集作崙字
梟文武將吏集作衆字羯胡搆逆集失胡字又討敬
釭集作六年淸河張氏集作淸州則又集本之訛也
元年拜戶部尚書集作授戶部睢于姻窦集作覯㷀

不茹薰集作茹葷禮讖不絶集作禮懺則當從碑爲
正也首題顏眞下當闕卿誤字篆尾唐下當闕行宋
字則又推而可知也竹雲題跋

按碑今在河南歸德府南門亭內今之歸德府唐
時爲宋州睢陽郡屬河南道故碑題宋州官吏也
碑敘田神功歷官與新唐書神功傳同舊傳較略惟還
徐州刺史及廣德元年拜戶部尚書爲兩傳所無
又淄青節度使兩傳作淄靑似係碑偶筆誤也傳
不載神功封母妻事碑稱妻信安郡王禕女禕爲
太宗八子鬱林王恪之孫贈張掖郡王追封吳王

琨之子初封嗣江王徙信安郡王碑無建立歲月
其敘嬰疾修齋事云大歷壬子夏五月是爲七年
傳敘神功之卒在大歷八年而寢疾時宋之將吏
爲禳祈報恩惟新書敘其事在八年以前亦不定
爲何年撰碑者顏眞卿以其結銜考之宋文貞公
神道碑署曰行撫州刺史爲大歷七年九月立此
碑署前行撫州刺史加一前字則已解撫州之任
可知而湖州之命卽在七年九月要是初離撫州
未剌湖州中間撰書此碑故加前字於行撫州剌
史之上則似修齋在五月立碑在九月與宋璟碑

同時列于宋璟碑之後爲宜也碑云設齋於開元伽藍河南通志載歸德府開元寺有三一在府城東南明正統四年創建一在寧陵縣城西北四十里明正統間創建一在虞城縣治東始建未詳今此碑在府城南門當是府城東南之開元寺非寧陵虞城二處矣設齋之數初徐向等設千僧既而苗藏寶等設千五百人孫琳等設五百人裴烈等設五千人凡飯僧八千人準以俸錢卅萬飯千僧之數則共糜錢二百四十萬也王圻續文獻通考釋家總紀載大歷八年五月以太宗諱日會有司修

四千僧齋于服成寺八月修一萬僧齋于慈恩寺
爲百姓祈福可見是時修齋之會方盛而修齋必
設戒故謂之八關會也續通考又載會昌五年上
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
天下節鎭各留一寺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
區此卽碑後載大中五年宋州刺史崔倬所記重
刻石幢之語其時幢已委埋于土卽寺亦在拆毀
之數崔倬但云重刻顏碑而不云建寺則通志所
載之府城東南開元寺或非卽唐時此碑所立之
舊址矣

李陽冰書般若臺

碑高一丈四尺八寸廣五尺八寸四分共二十四字篆書末僧名五字正書在福州烏石山

般若臺

大唐大曆七年著作郎兼監察御史李貢造　李陽冰書

般若臺

大唐大曆七年著作郎兼監察御史李貢造　李陽冰書　住持僧惠攝此五字正書

在神光寺般若臺記刻于華嚴頂與處州新驛記縉雲縣城隍記鏡水忘歸臺銘世寶之為四絕天下輿地碑記

閩中絕少古刻鼓山題刻如麻無一唐蹟惟此銘在三山爲最古又聞石塔寺有唐貞元中碑余未之見

金石文字記

李陽冰書謙卦

碑共四石各高六尺五寸廣三尺四寸前三石均六行後一石四行行皆十字篆書在蕪湖縣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illegible]

派原也上史時讖杉用光所征于國朝以陽冰書未得也可用行光征于或屋也

商李陽冰書

陽冰篆書祖秦相斯而筆力過之舒元輿豈論之詳矣是刻藏蕪湖王氏□□□□□□□□風骨雅健卓有古意近諸刻失之矣豈即貿應閉作令時書耶歲久板機拆裂予覩權暇乃屬吳郡章生箭甫壽之石樹邑庠明倫堂與諸好古君子共焉劉伝池張大用識

李陽冰此刻雖再登石居然有殘雪滴溜之狀是廷

尉正厯至於謙卦當人置座右一紙弇州山人四部稿

謙卦爻辭李陽冰篆書石在直隸太平府蕪湖縣民家考槃餘事

篆學之亡四百餘年矣斯喜妙跡淪絶至唐李少温上追孔轍下襲斯法篆學于是中起謙卦尤其奇絶之作運筆如蠶吐絲骨力如綿裹鐵舒元輿所謂蟲食鳥步鐵石屑壁龍池蜮解鱗甲活動者于此見之

僕論書法有意求變即匪能變少温書謙卦謙字數十兼用大小篆不足又以詘爲謙雖字各異體然未免有意求變所以變盡輒窮絳雲在霄化工肖物

所以萬古不同者無心於變也作書但因將舒卷自變化具足何事研同較異逐字推排乃始爲變乎竹雲

題跋

右李陽冰書易謙卦謙字凡二十見無一同者其以嗛謂謙代謙字世多疑之案漢書藝文志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顏氏注嗛字與謙同大學此之謂自謙鄭氏注謙讀爲慊荀子臭之而無嗛于鼻楊倞注與慊同蓋謙嗛慊三字古皆通用也說文㢘古文監字集韻廉古作㢘廉與監聲相近故可借用碧落碑飛廉之廉作㢘蓋省一止此碑以言旁㢘爲謙則借廉

爲謙也𢆯說文多語也㞕頡汝閻切與謙字音雖相近而義各殊未知少溫所據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陽冰謙卦据張大冞䟦云近諸刻失之是刻者不一又云歲久板幾拆裂乃壽之石是先有板本而後有石刻也木刻未詳始于何代刻石亦未詳明之何年陽冰自署名而不署書時歲月張䟦以爲寶應間作令時書者是懸揣之詞今因附般若臺之後與陽冰諸篆連類及之下碑黃帝祠宇及聽松等刻亦此例也凡篆書皆用釋文此書謙卦經文可以不釋至其書用筆秀勁字多變體陽冰

書中又一種也其書謙字數見而字體各别然惟嗛慊謂講諸字借用餘止大同小異耳考周易釋文引子夏傳嗛謙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陛下嗛讓而弗發也尹翁歸傳温良嗛退師古注並云嗛古以爲謙字文選魏都賦嗛嗛同軒注引周易謙謙君子云嗛古謙字又東征賦思嗛約兮注云嗛與謙音義同金石韻府引古尚書謙作嗛是一字同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嗛然而終日不言解蔽篇由俗謂之道盡嗛矣楊倞注並云嗛與慊同是謙嗛慊三字皆通也韻府又引古老子謙作[illegible]是从

古文也㾗古文𥁕字見於說文然義雲章㾗作㾗陰符經作㾗則㾗本㾗之古文故碧落碑書㾗爲㾗也廉謙皆从兼聲古老子兼作㾗故謂又作䜁也䜁借爲謙于義未詳或者兼省又从秝秝幷爲䊵又變文爲䊵也

李陽冰書黄帝祠額

碑高七尺九寸廣三尺九寸四分二行四字書人及刻石人書額上

李陽冰

黄帝祠宇

李陽冰

黄帝祠宇

丹陽葛蒙勒石 正書

黄帝祠宇篆額唐李陽冰篆在仙都山 天下輿地碑記

李陽冰書聽松二字

石横廣二尺三寸高一尺四寸五分篆書在無錫縣惠山

聽松

按錫山志慧山寺有石床在殿前月臺下長可五尺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床頂側有聽松二篆字傳是唐李陽冰筆蒼潤有古色斷非陽冰不能

唐皮日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床是

也雍正六年三月余率同志往搨此書一時觀者列如堵犢盎塵埋經久莫有過而拂拭者驟見搥搨故遂驚爲僅事也右有楷跋十數行日久磨蝕不可復識悵悒頁末有已竹雲題跋

元結墓碑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厚一尺一寸五分四面刻面背均十七行左右側均四行共四十二行行三十三字至三十五字不等

正書在魯山縣學

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顔

眞卿撰并書

嗚呼可惜哉元君君諱結字次山　皇家忠烈義徽文武之直清臣也𥁞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惇史高祖善禕
皇朝尚書都官郎中常山郡公曾祖仁基朝散大夫褒信令襲常山公祖利貞霍王府參軍隨鎭改襄州父延祖淸靜恬儉歷魏成主簿延唐丞思閑輒自引去以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及終門人謚曰太先生寶應元年追贈左贊善大夫君聰悟宏達倜儻而不羈十七始知書乃受學于宗兄　先生德秀嘗著說楚賦

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駁之曰子居今而作貨淳之語難
哉然世自澆浮何傷元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作文編
禮部侍郎陽浚曰一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遂
登高科及羯胡首亂逃難于猗玗洞因招集鄰里二百
餘家奔襄陽　肅宗異而徵之值君移居瀼溪乃寢
乾元二年李光弼拒史思明於河陽　肅宗欲幸河
東聞君有謀略虛懷召問君悉陳兵勢獻時議三篇
上大悅曰卿果破朕憂遂停乃拜君右金吾兵曹攝
監察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仍於唐鄧汝蔡等州
招緝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大壓賊

境於是思明挫銳不敢南侵前是泌南戰士積骨者君悉收瘞刻石立表命之曰哀北將吏感焉無不勇勵璽書頻降威經日崇時張瑾殺史翽於襄州遣使請罪君爲聞奏特蒙嘉納乃貢拜君監察仍授部將張遠帆田瀛等十數人將軍爲荊南有事殺者呂諲爲節度使諲辟以無兵　上曰元結有兵在泌陽乃拜君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諲節度判官君起家十月超拜至此時論榮之屬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都防禦使龐承鼎謀反并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及諲卒淮西節度

使モ　仲昇爲賊所捡裴茂與來瑱交惡　遠近危懼莫敢
誰何君知節度觀察使事經八月境內晏然　今上
登極節使罷後者例加封邑　君遜讓不受遂歸養親特
蒙褒獎乃拜著　作郎遂家于武昌之樊口著自釋以見
意其略曰少習靜　于商餘山著□□□□□□　離于
猗玗洞著猗玗子三篇將家瀼濱乃自稱浪士著浪說
七篇及爲郎時人以浪者亦　漫爲官乎遂見呼爲漫郎
著漫記七篇及家樊上漁者戲謂之聱叟□□□□□
□□□又以君漫浪於人間或謂漫叟歲餘　上以
君居貧起家爲道州刺史□□　州爲西原　賊所陷人十

無一戶綴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季間歸者萬餘
家賊亦懷畏□□不敢來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
祠仍乞再留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 侍御史
本管經略使仍請禮部侍郎張謂作甘棠頌以美之容
府自艱虞以來所管皆固拒山谷 君單車入洞視自喻
撫六旬而收復八州丁陳郡太夫人憂百姓詣使請留
大曆四季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本管
使如故君夭死陳乞者再三 優詔褒許七季春正
月朝京師 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臨
問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于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十

朝野震悼焉二子以方以明能世其業名雖著而官未
立以其季冬十一月壬寅虔葬君于曾山靑嶺泉陂原
禮也嗚呼君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見重
於今雖擁旄麾幢摠戎於五嶺之下彌綸秉憲對越於
九天之上不爲不遇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竟不得專
征方面登翼太階而感激者不能不爲之太息也君雅
好山水聞有勝絕未嘗不枉路登覽而銘贊之感中行
見知之恩及亡至今分宅以恤其子其不□□□此類
中書舍人楊炎常哀皆作碑誌以抒君之德業故吏大
廣評令劉茲江華令瞿令問故將張滿趙嶷張協王進與

等感念恩舊皆送畢以終葬竭資罄石額垂美以述誠眞卿不敏嘗忝次山風義之末尚存盡往敢廢無愧之辭銘曰

次山斌斌王之蓋臣義烈剛勁忠和儉勤炳文華國孔武德忠率性貞方秉心貞淳見危不撓臨難遺身倪倪全德今之古人奈何淸賢賚志莫申羣士立表垂聲不泯

元結碑顏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錄序皆云十二世孫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云結高祖名善禕而家錄作

善補未知孰是也金石錄

右容州都督元結表墓碑顏魯公書四面刻字與宋廣平李含光及家廟碑式相同後題大歷下闕一字據魯公行狀稱大歷七年除湖州此碑署湖州刺史必在七年以後矣唐書元結傳稱曾祖仁基寧塞令而碑云褒信令又稱父延祖再調舂陵丞而碑云歷魏成主簿延唐丞皆其異者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舊在青條嶺予近所見搨本蓋魯山李棕來家所藏持以貽予者字間有刓泐證以舊志所載全文讀之始無遺缺碑云曾祖仁基朝散大夫褒信令傳乃

作寧塞令次山父延祖歷魏城主簿延唐丞傳僅云
再調舂陵丞而已舂陵漢舊縣宋景文書唐人仍襲
用舊名使其歷官所在後世幾不可考殆非例也元
和郡縣志舂陵故城在延唐縣北十里景文于傳皆
之其亦用古之過而遂僻澀如是與凡史以紀實也
作尋常文字猶不宜遷就其詞况于成一代之史以
俟後世其毋益滋之惑而大失真與碑載次山起家
為道州刺史為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今
傳云遺戶裁四千攷次山舂陵行序道州舊四萬餘
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傳所書皆據此文而碑云戶

幾滿千頁卿在當時手自傳錄理亦不謬然或史有所本與殆亦詩人寡有子遊之謂與次山祖傳云諱亨字利貞碑惟云利貞由避肅宗諱不書 授堂金石跋

容州都督元結表墓碑大歷□年十月立其文與新唐書本傳略同宋祁當即據此爲之惟碑云祖利貞史云祖亨字利貞碑云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史作西道碑云猗玗洞史作猗玗祖碑云將家讓濱史作瀼濱蓋傳寫之誤李義山作元結文集後序云見憎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受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碑獨不述其事者以

同時忌諱而新唐書則應採錄此事乃僅襲碑文何也碑云葬君于舜山青嶺泉陂原今在縣城北三十里青嶺俗名青條嶺也中州金石記

銘載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都防禦使龐承鼎謀反并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新唐書結本傳不載此事惟附于嚴郢傳方士申泰芝舊唐書作幸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遨遊湖衡間以妖幻詭衆姦贓鉅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云云帝怒叱郢去卒殺承鼎流郢建州與

誌銘符舊唐書呂諲傳龐承鼎因奉芝入奏至長沙勢之遣使奏問輔國薦奉芝召奏芝赴闕旣得召見具言承鼎曲加誣陷詔鞫承鼎誣罔之罪据是則奉芝之不遜指承鼎爲誣陷何至帝怒不已必致之死地以銘考之奉芝乃誣承鼎謀反傳殆未具其實也後承鼎竟得雪奉芝竟以贓敗流死亦由結建明承鼎而新舊史皆于結本傳不書其疎甚矣銘載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爲賊所擒裴茂與來瑱交惡事亦見來瑱傳董作棟魯山縣志

按此碑顏魯公文集載其文今取以互校有不同

者碑云高祖善禕集作善緯曾祖仁基朝散大夫
集作朝請宗兄先生德秀集無先生二字剩果破
朕憂阿傳集破下有䟦字招辭義軍集招作拓咸望
日崇集作日陞部將張遠帆集無帆字將家瀼濱
集作瀼濱作甘棠頌以美之集無頌字君單車入
洞集作單軍七年春正月集無春字二子以方以
明集無以方二字躬是三者而見重于今集見重
作身重擁旄麾幢集作擁旌而威激者不能不為
之嘆息也集無者不能三字銘詞率性貞方集作
方直秉心貞淳集作貞純貫志貞申集作素志貞

倂凡此皆集本刻訛也結所歷官新唐書傳俱同舊書無傳惟禮部侍郎陽浚傳作湯浚山南東道節度叅謀傳作西道將家讓濱傳作瀼濱眞顏集同陽浚湯浚不能定其孰是山南東道作西道則史誤也碑下文云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招緝義軍此四州皆屬山南東道則不應爲西道叅謀矣讓濱作瀼濱据九江志瀼溪在瑞昌縣南唐元結嘗居此自號瀼溪浪士其詩云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自當作瀼爲是然碑前云讓溪後云讓濱兩皆作讓或亦以結詩有存讓名之語似亦可通也碑云後魏

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下云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者在惇史高祖善禕云云高曾祖考本身加以上世七葉正十二代也昭成皇帝者北魏太祖平文帝之子諱什翼犍據魏書昭成子孫列傳昭成子壽鳩之子遵太祖初有佐命勳賜爵略陽公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冀州牧封常山王孜昭成帝稱代王建元建國始于晉成康四年戊戌自此下推至結當天寶十二載癸巳舉進士之年計之得四百七十五年除昭成父子二代約七十五年則自遵至結約四百年不過十

二代而已不至有十五代則傳誤也碑云父延祖
以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爲魯縣本隋大業初
廢魯州置縣唐初改魯山縣自三代至六朝皆謂
之魯陽此稱魯縣者仍隋舊名也魯山縣志大義
山又東北爲壺山壺山又東南爲商餘山元結演
興詩商餘山有太靈古祠集古錄目云元結隱居
教授于商餘之肥溪據此碑則隱居教授者不自
結始矣碑云及終門人私謚曰太先生謚法無太
字太與泰同說文大也通也私謚殆取義于此不
必拘于法也碑云結始知書乃受學于宗兄先生

德秀此即元德秀也宗兄之稱始見於此新唐書德秀傳爲河南人蓋與結同姓而不同系故稱之爲宗兄德秀傳則稱族弟結是旣爲同姓卽可稱同族矣宗兄而又謂之先生者以其受學也德秀傳稱德秀卒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高行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耳觀此可以見古人師生兄弟之至情矣碑云嘗著說楚賦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駭之新書蘇源明傳但云初名預字弱夫不著其號中行子傳云源明雅善杜甫鄭虔

其最稱者元結粱肅即此源明駮之之證碑云唐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傳則云降劇賊五千高晃等不遡當兵亂之時結山寨以自保一鬭招輯率衆歸附正見其義而傳乃以劇賊加之此史文之失實也碑云虔葬君于魯山青嶺泉陂原虔葬二字他碑未見魯山縣志歇馬嶺又東南爲青嶺在今縣治北三十里碑稱君之碑誌爲中書舍人楊炎常袞所作此碑則故吏劉袞等竭資礱石而立之唐書楊炎傳炎由禮部侍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

掌綸誥常袞傳言天寶末及進士第由太子正字累爲中書舍人兩人之官中書舍人傳皆無年月不能定其撰碑誌之在何年則此碑之立亦不能定今以其碑稱七年正月朝京師四月薨其年冬十一月葬遂系於大歷七年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九

黃石公祠記

碑高五尺六寸二分廣三尺八寸五分二十行行三十一字隸書碑題及撰人二行額題濟州穀城黃石公祠記九字並篆書

在東阿縣穀城山

黃石公祠記

布衣趙郡李阜撰

秦滅六國遂幷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

天地降神於圯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滅秦報

韓成功遂志祠黃石於濟北穀城之山下蓋謂是矣世用其道傳祠此山惟德之馨不稱不晳天寶歲夏六月旱旣太甚遍走羣望密雲卷而復舒零雨濛而不降太守河東裴公聚黃髮而咨謀曰山川神祇有不舉乎聞斯行諸夙夜展祭祀事未畢感而遂通自寅及未澤潤千里吁其靈也夫聖哲立濟制君子脩理道莫不順承

天則祇畏神明以天視無私神功不測或殄覆昏暴或予右明德與時推移未始有極蓋將輔其音必聽於人昔夏之興也崇山降焉殷之興也岯山次焉周之興也岐山鳴焉漢興有圯橋之事　我唐之興

有霍山之異今古不爽謂之神志聰明正直而弌者也惟秦政滅德用刑置人從欲寃痡在下辟辠不登祚及二世毒流四海與天自絶惟神不鐲有開必先祝降寳命故其書極　天之際備興亡之端子房將有行也師焉而以言酌消息於盈虛通擬議於變化楚漢之勢功利相百　天威扶秉人謀叶贊覩亹而動極深研機發八難銷六國之印招四人定重明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以奪敵國之討正　乾坤之位發日月之光所謂破堅執鋭其功狗也居守饋粮其功人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此其大者豈徒

劾社發祥於州里之間其方今淳風允塞休徵薦臻意
者謂宜上聞有以旌異嘗學舊史敢記所知

碑陰

碑陰十三行行十五字隸
書末後書人一行篆書

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書

穀城下黃公祠實在濟之東阿　　鯉宗季季清陽
廢而東平兼領之所稱河東裴公即故郡守名序所題
趙郡李卓即今臺長樓鎮頃歲馬公炫自郎官出牧少
與臺長交契莫逆嘗勸開於廟不覩所記迺搜李文以
勒貞石每歎曰所謂經國文章者其在茲乎未及畢而

詠炳言歸令二千石郭公岑尚德是務曁成厥美何胥
掾韋騰戎曹掾俞黃中郡之良也承命集事殿中侍御
史高陽齊嵩聆而嘉之故紀云
唐大歷八年七月十五日建
碑側
一行隸書
雨止子郭登庸過此題記
右黃石公祠記祠在東阿縣史記所謂濟北穀城山
也唐天寶中郡守裴序禱雨有應布衣李阜爲文記
之阜即栖筠之初名也記成未刻至大歷八年馬燧

爲郡守始勸諸石工未畢而謝病去後守郭岑貫踵成之是時栖筠已爲御史大夫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記首行列題及稱布衣趙郡李卓撰皆小篆文與碑陰書者爲一手也卓卽棲筠傳稱世爲趙人此記亦云趙郡又棲筠族子華傳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此記云布衣益其初服如是與傳可相證記畧叙天寶歲夏旱太守河東裴公禱祠致雨因言祠事始末云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天地降神于圯神授良之書良爲帝者師云云東坡留侯論

謂世不察以爲皃物者當治于此矣太守之名百官
志天寶元年改刺史曰太守是也族子華即李華見
新唐書文藝列傳云字遐叔趙州贊皇人　記文列
敞中侍御史高陽齊崗紀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裴
平書平見宰相世系表未者其官稱表或有所遺當
見金石錄雙廟記即爲所撰也記載穀城下黃公祠
實在濟之東阿元宗季年濟陽廢而東平兼領之元
和郡縣志東阿天寶十三載廢濟州縣屬鄆州州即
東平郡記載趙郡李卓即今臺長樓鈎唐書傳樓鈎
世爲趙人代宗引拜爲御史大夫記當大歷八年故

以臺長目之而棲筠前名阜史文失紀記載頃歲馬公炫自郎官出牧少與臺長交契莫逆嘗勸雨于廟不覩所記乃搜李文以勸貞石未及畢而謝病言歸馬燧傳兄炫字弱翁少以儒學聞隱蘇門山不應辟名至德中李光弼鎮大原始署掌書記常參軍謀光弼器焉刑部郎中舊書奏授比部刑部郎中田神功卽宣武署節度判官授連潤二州刺史据是記炫自郎官出牧蓋以刑部郎中爲鄆州刺史而傳僅稱連潤二州非也炫隱蘇門山與棲筠始居共城山下地既相比意二人交契當在此時故記爲言之與後有句曹掾韋騰

戎曹掾俞黃中名句曹戎曹亦不見百官志_{授堂金石跋}

此碑側有郭登庸過此題記一行乃明人所題也李北海嶽麓寺碑陰有郭登庸題字爲前明提學_{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在東阿縣穀城山東阿縣志云城之東爲小泰山東郭門枕之百步而近由小泰而北五里爲黃山即穀城山也山海經曰縞羝之首東望穀城之山注曰山在濟北穀城縣西張良所與圯上老人期矣今所有者非其故黃石而山巔大石方數丈如印色頗黃故魏土地記以爲穀城出文石

葢其山石大抵多黄有文釆也山之前二里許黄
石公祠在焉祠下有古柏可千餘年物也此碑在
祠中爲祈雨感應而作但言天寶歲夏六月旱而
不詳天寶之何年祈雨者但稱太守河東裴公而
不著其名禱雨能應亦徵太守之誠而山東通志
東平州志但有河東裴識爲節度使卽晉公之子
而不及太守裴公賴此碑陰知太守爲裴序志乘
之漏略如此碑云我唐之興有霍山之異舊唐書
高祖紀師次靈石縣營於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
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

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
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
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恤豈負我
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平霍邑
碑語正指此事碑云被堅執銳其功狗也居守饋
糧其功人也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其功
神也語本漢書蕭何傳碑陰云元宗季年濟陽廢
而東平兼領之新唐書蘇源明傳源明天寶間及
進士第出爲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俊以
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二縣隸

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五縣分隸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倭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既而卒廢濟陽以縣皆隸東平是濟陽之廢由于蘇源明也

丁思禮豎心經碑記

碑高五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一寸五分分作四截書上截心經十七行行十七字次截記十六行行十九字三截五行皆尼僧名下截十六行行八字至十一字不等行書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經文不錄

□□□□□□大道難量無廣乘則不知其求歸無漸

教則莫詳其啓發□□□□□□□也□□□□□□□
□也爰有淸信士丁思禮碩德純孝諒直彰仁□□□
□詞林□□早揚儒訓曷□釋流循亟善□一門深入
娶朱氏芳蘭佳秀智炬恒暉雖染世塵常樂□□往因
東邁路届□溝遇見石碑嘟壞弥極于時稽顙遂發願
言敬鐫阿弥陀佛一鋪寶多心經一卷願則彼作碑在
此修竭力盡忠繼踵前跡豎雖殊異功乃無差百福莊
嚴檀波□一是時也惠風□響曙色舒輝緇黃騈閱衣
冠霧集且以珠投濁水便乃澄淸日出浮雲豉然開霽
發於內而應乎外起於微而至乎極休哉幽顯實相摽

德功爲碑板永□不息其詞曰

□士修兮聖作□立靈相兮尋覺路摽豐碑兮色身求

了心證兮登淨土

大唐大曆八載七月廿一日竪

右在第二截

徐州沛縣□□□夏□□□村衆　□□

在村有□□□堂子无人看□□村主商議請到一

尼省崇□□□修造如有懃從□□□□並是村衆

爲主一任□□修造請各及□功德□□

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記

後建立大殿□座具施主姓名如後

趙□□　李□　□勤　趙景　趙簡　□貫

杜文　金謙　杜乂　成□

許欽　劉氏　韓氏　□謙

淨明村邵綺榮　王行者　李氏

右在第四截

□像主　妙智

□管事

尼　妙□　妙□　妙善

妙德　妙嚴

大宋國崇寧元年二月丁酉日記

右在第三截

碑側

三行行書

□□□度左僕射轄冠軍大將軍行右清□

□府□開國公食邑五百戸上柱國夏侯□

貞元十五年孟春之月於此主務故記之耳

按碑書刻爲碑板尅即刻通用字碑側之稱始見于此

文宣王廟新門記

碑下截二字失連額高六尺一寸三分廣三尺二寸
行字數不計隸書額題文宣王廟門記六字篆書在
曲阜孔廟

文宣王廟新門記

朝散大夫撿校祠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裴孝智撰

前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下丹篆額

成域中之大歸天下之往曰王二者應聲以毕物酌肯
以觀化威聲雷霆號令風雨不嚴人理合自然之運不
行家至契如神之速德叶協於幽明道衍徃於古始無
爲無事其大矣哉洎乎澆淳既變仁義斯起假息庠序
棲遲洙泗憲章萬物之首馳騁百王之末清頹波於幽

厲扇儒術於殷周故春秋作而賊亂懼風興刪而廉恥
生美韶護而慆懘之音息行揖讓而莊敬之心勸夫子
聖者數名與日月周流業與乾坤終始隱焉而光闇然
而彰命服袞裳累代稱王曲阜聖人之鄉也先是闕宮
霞敬正殿岑立篠以環堵邃其豪門巍若化造疑如□
動允所謂淹中之勝槩闕里之全模刺史孟公休鑒德
潤尊師道肥希聖衎椅百氏□□□言夜火非官曹之
燭春桑絶附枝之詠判官郡功曹盧瓘以文發身以清
撿物博通□□□　數四科惟此祠廟厥初層搆朱戶半
傾雕甍中落難名之闕與造次可遊如在之□□□□□

易覩將何以克恭遹位加敬及庭於是孟公首之盧公
翊之因命縣大夫兼大□□□□□裴公新其南門書
時也公名有象育元含眞廣學攻文始登甲科吏于新
二人□□□□□等吏于尭二人悅服畜可大之用為
致遠之資由是庀廼程具乃役不斬伻□□□□□□
山之石償以日而給功不時而就大屋横亘雙扉洞開
丹拱繡楣膠葛囿□□□□□□□景飛檐騈遏而樓
霧局鐍既固享獻聿修官吏唯肅清之謹邑人無蓺濆
□□□□□□席及階而升數仞之牆由戸而入君
子以非孟公之化不行非盧公之□□□□□□

不成三事叶同□底于善孝智不皦儒家之流徒挹春秋舍菜之禮□□□□□□□□□誌不朽之文俾刊永貞之石時大曆八年十二月一日也

碑側

厚四寸題名四人三行隸書

朝議郎行令上柱國李子嵩建

文林郎尉曹礎卿

文林郎守丞張隱琴　朝議郎行主簿姜崇晉

碑陰

題名二段一段在陰額三行正書

左叢一段在陰上截三行正書

兗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鄭渙瑄咸通
九年八月廿九日題
右在額
曲阜縣尉敬叔度
貞元十五年孟春月廿三日題
鄆府東平縣尉郤來庭
右在上截
右碑文二十行行三十五字下截尚有一二字爲趺所
掩難於施拓碑文裴孝智撰孝智見唐書宰相世系
表官至都官郎中裴平書碑不曰書而曰下丹又題

碑之一例也平工篆隸是年七月先書黃石公祠記文云判官郡功曹虞璩案郡功曹郡爲州異名嘗稱司功參軍事今碑稱功曹者兗州爲大都督府故別於他州稱功曹也判官則節度使有之蓋以都督府置員數闕宮霞敝敝字錢辛楣少詹以爲蔽之省集韻蔽敝二字互相通碑陰有貞元十五年咸通九年題名纍纍皆遺之碑側題縣令尉丞濟姓名亦裴平所書也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篆額六字分二行字縱二寸橫一寸額字之小無逾於此題字處上銳當鈕處懸一珠左右

二龍繞之漢碑畫龍形皆如馬四足奔馳此碑與
後世之蟠龍無異碑之刻二龍捧珠者始見于此
其文自九行以後缺左下角斜向上今以他石補
之而無文故缺者自三字至九字也其前每行尖
損二字則闕里文獻考載此文可以錄補裴平前
書黃石公祠記結銜云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此
碑無試字而仍有前字則非見任官或省試字非
官序有加也碑書多別體如往作徃曲作㞺囊作
竟雙作隻徒作㚓皆不見於他碑至以節護作節
護想由筆誤閼官霞斂義不可曉曲阜志闕里文

獻考俱釋作霞做於義爲安然碑實是敝字或是
蔽省或是做誤皆不可知碑陰題名不詳其所爲
何事鄭漢璋等事蹟亦無攷

干祿字書

碑下截斷缺凡兩面一高七尺八寸五分一高六尺九寸七分俱廣四尺七寸五分書分五層三十三行行九字正書額題顏氏干祿字書六字篆書在潼川府

朝議大夫滁沂豪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元
孫撰
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
郡開國公眞卿書

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惟豕上加
三豈亦馬中闕五退斯以降舛謬寔繁積習生常為弊
滋甚元孫　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
字體數紙以示讐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為顏氏字樣懷
鉛是賴汗簡攸資時訛頓遷歲久還變後有羣書新定
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
而靡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
行隷漸失本真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
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緝頃因閑暇方契宿心
遂參挍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弗畢該點畫

小𭉼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 □□□）具言俗通正三體（□□□□三體 □□□□□）偏旁同者不復廣出（謂息□氐囙曰 名之類是也）字有相亂因而附焉（謂彤肜宄究禕 禕之類是也）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啓尺牘判狀固免詆訶（若須作文言及選曹銓 試兼擇正體用之尤佳）所謂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爲允當（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 明經對□貴合經注本文 碑書多作八分 任□當時則）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墨昇沉是

緊要可忽請用捨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干祿義在敦乎
綆短汲深誠未逮於涯涘岐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
且不然請俟來哲
文刻全書從不錄
有唐大曆九年□□□□寅正月庚子□□□□□午眞
卿於湖□□□□□東廳院書之
梆公權對穆宗□□□曰心正則筆正□□□□雖公
權時以筆□□□書法理固如是□□□魯公筆蹟
乃知公□□言不妄魯公忠正□□功名事業列于
國□□全德偉行英風義□□映千古文學之外□

口隸書大小二體筆口口勁如服介冑加冠口口凛凛乎若詣廬杞口口希烈有不可犯之勢口其心畫所寓誠可畏而仰之往由左宦臨牧吳興暇隙書干祿字様鐫刻于石傳示後生然石刻在刺史宅東廳院傳之惟艱故世罕得善本而蜀士大夫所見惟板刻尤鮮得其眞　府尹　龍閣　宇文公比刺湖州得魯公所書與楊漢公所摹二本特爲精詳於是俾以楊蜀二本參校若顏書之剠缺者以二本補焉不可推究者闕之令通顏書之士摹勒刻石於頖使學者矜式且欲所傳之廣壬戌八月旣望成都句

詠記

右干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　右干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歷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為衣食之業故搨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畫辨正謬為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為衣

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歷眞本以不
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
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
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眞也集古錄

歐陽文忠言漢公模本多失眞則不然今觀此書精
隱勁媚殊得顏眞楊曰以爲不差纖豪信矣然文忠
又云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余輒易之曰持
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迺盡魯公筆意也東觀餘論

右顏魯公干祿字書辨別字之正俗及通用亦間有
析其義者云干祿者蓋唐以書取士也而公眞書小

字之傳於後者亦獨見此耳 東里集

此顏魯公干祿字書也按成都句詠跋公嘗刺湖州此刻初在其宅東廳後翻刻蜀中予所得乃全帖然缺平聲字雖上聲亦不完豈是二石或一石而兩面書之予所得者乃其半邪或所謂刓缺而不可推究者邪然不應缺之之多也書盛於晉顧多破壞其體魯公此本特正其謬誤以惠學者則其書名豈特妙於筆墨而已詠所書與公書頗類豈嘗師公而得其髣髴者邪 匏翁家藏集

余讀顏魯公家廟碑知公世有書學及覽顏秘監干

祿字書益信叅秘監於公爲伯父其所辨證偏傍結構雅俗燦然而公於此書尤加意幾無一筆縱緩余故識而藏之以爲臨池指南書曰干祿叅唐以書判取士故耳弇州山人四部稿

序稱第十三姪男眞卿書按顏氏家訓曰兄弟之子北土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晉書王湛傳濟才氣抗邁於湛畧無子姪之敬書姪而又加男此唐人之俗稱也柳宗元祭六伯母文亦自稱姪男

戴侗六書故曰爾雅女子謂晜弟之子曰姪喪服傳曰姪丈夫婦人報又曰謂吾姑者吾謂之

姪賈公彥疏曰姪者對姑之稱若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言姪也　春秋傳曰姪其從姑潘岳楊仲武誄姑姪繼隕止用此所謂通男女之稱又曰齊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又曰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今人謂兄弟之丈夫子亦曰姪非也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漢書疏廣與其兄子受父子並爲師傅後漢書蔡邕與其叔父質得罪上書自陳亦曰言事者欲陷臣父子晉書謝安傳安與兄子元父子皆著大勳世說江左殷太常父子亦謂殷融與其兄子浩　史記武安侯傳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疑當時未有稱姪者漢

書作子姓禮記喪大記注子姓謂衆子孫也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史記外戚世家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朱子語類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當稱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金石文字記

顏魯公干祿字書在開成間石本已有剥缺至歐陽公爲集古錄稱楊漢公摹本並多譌漫此蜀本勒石於紹興壬戌其去歐公將又百有餘年矣卷中自陽庚二韻而後類多姦亂失次又嘗見寶祐間郴陽本近日吳門鋟板以行與蜀本小有同異而唐韻之淆紊者無是正豈開成楊刻即已譌誤耶抑誤自紹興

耶又何以蜀楚兩本並誤耶至蜀刻凡脫成几畔手從手及注中並上小誤或由傳摹失眞觀此則其於用筆結體更無足言矣吾友金慕齋閣學鑑識前後位置不爽此石至今尙存雍正癸丑同年顧觀察稼軒宦蜀歸會以見貽較此稍遜蓋此本當是百年前舊搨慕齋宜善藏之恐後此并不多覯也 汪由敦松泉文集

干祿字書一卷唐顏元孫撰元孫杲卿之父眞卿之諸父也官至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大歷九年眞卿官湖州時嘗書是編勒石開成四年楊漢公復摹刻於蜀中今湖本已泐闕蜀本僅存宋寶祐丁巳

衡陽陳蘭孫始以湖本鋟木　國朝揚州馬曰璐得宋槧翻刻之即此本也然證以蜀本率多謬誤如卷首序文本元孫作所謂伯祖故秘書監乃師古也蘭孫以元孫亦贈秘書監遂誤以為眞卿稱元孫而以序中元孫二字改為眞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譌殊爲失考其他闕誤亦處處有之今以蜀本互校補闕文八十五字改譌體十六字刪衍文二字始稍復顏氏之舊是書為齊表書判官作故曰干祿其例以四聲隸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後先每字分俗通正三體頗為詳核其中如虫蟲啇商凍涷截然

兩字而云上俗下正又如皃古貌字而云貌正皃通
韭之作韮䪢之作韲韲直是俗字而以爲通用雖不
免千慮之失然其書酌古準今實可行用非詭稱復
古以奇怪釣名者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按濠州據唐書地理志濠州鍾離郡濠字初作豪元
和三年改从濠韓退之有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
廳石記洪慶善攷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因據唐
志以證俗本作濠之誤而吳曾能改齋漫錄駁之且
引杜佑通典稱濠州北壽爲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
濠水爲名而唐因之佑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其書初

不見豪字以此知韓文作濠者爲是今攷此碑元孫結銜稱滁沂豪三州刺史豪不从水旁石刻分明可以徵信又廣韻豪字下注州名古鍾離國隋改爲州廣韻本於孫愐愐撰唐韻在天寶十載足徵其時州名不从水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亦云武德五年杜伏威附改濠州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又加水爲正與唐志相合杜氏通典偶漏不載而吳乃據以議歐志之失豈其然乎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歐公書石遍天下其存獨者惟武進道遙樓三字至南部縣離堆摩厓記已泯劍州中興碑則紹興初撫

州事吳旴摹刻而費少南跋之四川新舊志不復舉其名矣干祿碑見潼川州志謂公自書在州學予惟歐陽公以謂干祿書真本開成中石已訛缺世所傳者乃楊漢公摹本潼安得有此亟訪之尊經閣下碑石厚尺餘穴兩旁如貫絳之制其正面則表裏刻之碑下斷一尺餘宋人跋已不完跋首言干祿碑在湖州刺史宅東廳蜀士大夫所見惟板刻鮮得其真府尹龍閣宇文公比刺湖州得公所書以下缺　州職官志宇文氏三人昌齡雙流進士時中成都進士峒成都人修治學校四川科第志無時中名惟費著氏族譜

言宇文氏凡六院其自廣都院者闕中粹中盧中迭登第時中賜進士第後以直龍圖閣知瀘川即是跋所云府尹龍閣者矣盧中以建炎初使金被畱遇害與時中爲兄弟行碑之立當在建炎紹興之際容訪足本再考之吳省欽白華前稿

金石文字記收得此本証其序稱第十三姪男貢卿書推明姪男爲當時俗稱語不爲無據然魯公臨書亦少有訛舛證之說文繫傳云此書邀字改未爲牙兒字轉冂爲向都正體也而謂之訛時俗謬也反謂之正益爲病矣益徐氏所訂已如此惜余未覩全本

爲一詳攷也又徐氏謂顏元孫作干祿字書其從孫眞卿書之于石案序旣云第十三姪男家廟碑又云生我伯父諱元孫則從孫殆從子之訛傳鈔者不及審也爲附正于此授堂金石跋

按顏元孫干祿字書一卷見唐志此碑題額標首皆作字書集古錄因楊漢公跋題曰字樣非也元孫杲卿之父兩唐書並附見杲卿傳碑首題朝議大夫滁沂豪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秘書監顏元孫撰據傳但云歷官長安尉太子舍人亳州刺史卒此云滁沂豪三州刺史與顏氏家廟碑所述正同

則劉歐兩史略也次題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書攷家廟碑叙顏氏世系自後齊黃門侍郎之推生思魯愍楚游秦三子思魯生勤禮其兄弟行又有師古相時育德三人勤禮生昭甫敬仲殆庶無卹少連務滋辟彊七子昭甫生元孫惟貞二子元孫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五子惟貞生闕疑允南喬卿眞長幼輿眞卿允臧七子是元孫爲眞卿之伯以杲卿兄弟雁行數之眞卿應居十一而云第十三姪者或統男女計之或尚有諸兄早殤廟碑所

不及也此碑叙云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者即顏師古師古爲勤禮之兄故稱伯祖耳云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樣又云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二書皆不見於著錄蓋是書旣出之後較師古延業所著特爲詳善而二書遂以不傳也顏於宋齊隋唐閒皆爲著族以簪紱世家至開天時更以忠節顯名天下然顏氏自之推以後類能研覃經史著書立說而於六書聲韻之學尤有專長其所撰述此書之外載隋唐兩志經解小學類

者則有之推急就章注一卷訓俗文字略一卷筆墨法一卷愍楚證俗音略一卷師古匡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眞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餘如之推家訓書證篇游秦漢書決疑師古漢書注諸書皆於小學家言再三致意是則一門者作多有淵源其討論之功非止旦夕元孫字書繁簡得中辨證確鑿爲歷代楷模者宜也唐制取士之法兼及書判有小學科此書剖析正俗便於掌誦故以干祿命名書分平上去入四聲所列字以韻之先後爲次統分通正俗三等其例凡六有舉二字

而注上俗下正者功功之類是也注上通下正者

冢冡之類是也亦有二字並正者躬躳之類是也

有兼舉二字而分疏其義者童僮之注上童幼下

僮僕之類是也有舉三字而注上中通下正者聰

聦聴之類是也注上俗中通下正者兹兹玆之類

是也雖通卷未必折衷至當盡合六書之義然唐

承六朝之後書體爲謬有出得是書綜其大概以

津逮學者實足以輔翼經史且其時三蒼字林凡

將勸學飛龍諸書尚存采擇既博說或不同未可

概以許氏說文律之也原碑爲魯公刺湖州時所

書刻於大歷九年開成中楊漢公嘗有摹本集古
錄兼收兩碑已云原碑殘缺過多則自宋而後實
已不顯今楊漢公本亦不可見而湖州府志猶存
其跋云太師魯公忠孝全德儀型古今存道役身
煥乎國史文學之外尤工隸書書鍾繇之楷能極
逸少之楷則頃因在官會牧茲郡才大事簡居多
餘閒錄于蘇字樣鐫於貞石仍許傳本示諸後生
一二工人用為衣食業晝夜不息刓缺遂多親姪
罔頃牧天台懼將磨滅欲以文字移於他石資用
且乏不能克終漢公謬忝宗陰獲覩墨妙得以餘

倖成禹之意自看摹勒不差銖毫庶筆蹤傳於永

永時開成四年六月廿九日凡一百六十寸字玩諺

慰棠陰獲覩墨妙諸語是漢公所摹之本仍在湖

州而此碑後刻紹興壬戌成都何詠跋稱府尹宇

文公比刺湖州得魯公所書云云則宇文所摹自

在蜀中故至今潼川學宮猶存其石輿地碑目稱

干祿字書湖州有二一在墨妙亭一在魯公祠者

謂原碑及漢公本也元談鑰吳興志稱干祿字書

今在墨妙亭者其時原碑已亡僅據漢公摹本而

言也鄭元慶湖錄論此碑乃謂輿地碑目所云卽

楊漢公宇文時中所舉之二碑談志在紹興之後何以止載其一則元慶誤以宇文舉本爲在湖州而反疑談鑰之陋其謬甚矣宋金兩史皆有宇文虛中傳而無時中傳四川通志但於職官志載時中名注云成都人據元費著氏族譜則時中與虛中爲兄弟行以直龍圖閣知瀘川與碑悉合而不言其嘗刺湖州且時中身爲刺史留心古蹟如此當時善政必有可紀者而湖州府志名宦傳不載并郡守表亦無其名何歟碑字方整有法度尚存魯公遺意句詠跋所云令通顏書之士摹勒刻石

者信非虛語而鮑翁集直謂詠所書與公頗類則誤也詠跋又謂蜀士大夫所見惟板本是南宋初已有登諸梨棗者其後寶祐丁巳陳蘭孫亦嘗以是書雕板尚存於世近揚州馬曰璐所刊干祿字書卽用宋本然其中謬誤不一而足誠如　四庫提要所云者今石刻雖已斷缺而可見之處猶有十之七八以校陳氏之本迥有徑庭𣝣嘗手錄其文詳加校定偏旁點畫一依原碑行付剞劂冀復顏氏之舊焉

又按宋婁機有廣干祿字書五卷見中興藝文志

爲廣顏書而作書錄解題稱機熟於小學嘉泰中
教授資善堂景獻將爲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
爲此書續唐之舊故仍干祿之名旣而悟其非所
以施於朱邸乃傳會以干祿百福之義則婁氏標
題之意雖欲自別於元孫而其書大旨不必有異
可知所謂五卷者或分上下平上去入聲爲五部
耳惜其書旹不傳不得一校此本也

盧朝徹謁嶽廟文

碑高四尺二寸廣三尺四寸五分廿九行
字數二十八至三十不等正書在華嶽廟

謁　嶽廟文

唐大歷九年甲寅季春□□生明華陰令盧朝徹下車
敢齋湫日精意撰擇元辰吉蠲饋饎虔愛斯□□脩祀
事端勠祠宇揩紳奠饋敢告
金天王粤山嶽配　天聰□□直登寶祠涅寧眞祚德
朝徹不佞獲領茲縣職監洒埽躬備陳薦顧嗟菲□任
受愚蒙濟是　家風所遺方乃　天誘其衷與衆
難合於時不容向老□□卿何遭逢抱拙恬澹委運窮
通儻力於政　王降百祿稍私其身　王肆□□福謙
害盈則仰　嶽靈不識不知何敢神爲拜手稽首兮氣
莫敢怠□□晬酒兮儼然有待松柏颼颼兮□窣若來

容衛森森兮髣髴如在

文正書微損十餘字此爲唐時守令蒞任誓廟之詞元張養浩著三事忠告言故事牧民官旣上必告境內所當祀之神宜以不腆自誓庶堅其遷善之心郎此義也授堂金石跋

按盧朝徹兩唐書無傳文皆用韻詞意簡質有云淸是家風所遺方乃天誘其衷與衆難合於時不容可見其世守清正而有不諧于俗之槩也陝西通志令長卷亦不爲立傳

朝陽巖銘

石高三尺九寸廣二尺五寸六分十一
行行二十二字隸書在零陵縣巖內

唐元次山朝陽巖□

永泰丙午中自□□至零陵 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岩與洞□歲巖洞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蒙之亦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命之焉以辭刺史獨孤愐爲吾鄉關榛莽復攝刺史竇泌爲創制亦闢于是朝陽水石始爲勝絕之名也而刻銘巖下以眎來世銘曰

於戲朝陽怪異難狀蒼二 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岩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岫絕崖淡洞寒縱僻口幽遠猶宜往焉况郡城井邑巖洞相對无人修賞竟

使爲磯刻銘巖下問我何爲欲零陵水石世人有知

旹甲寅中龕零邑後學田山玉書石

按唐書地理志永州零陵郡屬淮南西道有零陵縣又有祁陽縣縣有浯溪此銘序云永泰丙午中自口口至零陵渉二字或是祁陽或即浯溪也唐書元結傳代宗立乞侍親歸樊上顏眞卿撰墓碑亦云今上登極拜著作郎遂家於武昌之樊口則或自樊口至零陵亦未可知代宗初立改元廣德凡二年改元永泰至二年十一月改元大歷此云永泰丙午中當在十一月以前尚是永泰也甲寅

爲大歷九年癸次山題銘後九年矣下題零邑後學田山玉書石後學之稱始見于此